

宋词文集

第四卷·短篇小说
散文·随笔 诗词·

目 录

短篇小说	
落霞一青年	[3]
落霞村晚宴	[19]
新上任的经理	[30]
鹌鹑	[48]
鸽子	[57]
散文·随笔	
歌台忆旧	
日见双星	[67]
赞梅小吟	[69]
江南伶杰	[74]
忆严凤英	[77]
重逢李宝琴	[81]
灵芝	[85]
芙蓉草在南京	[87]
初看姚澄演《梁祝》	[90]
听王少堂说书	[92]
演《李闯王》	[95]
为马金凤写《穆桂英挂帅》	[97]
永远的穆桂英	[101]
五月端阳看《白蛇》	[103]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- 绝唱
——看黄桂秋演《祭江》
[106]
- 怀关正明
[108]
- 记贺永华
[111]
- 一代武生王金璐
[113]
- 江湖·风尘·盛世
[115]
- 南窗琐记
- 怀念恩师吴天石
[124]
- 张先生好请客
[127]
- 罗荪的风采
[129]
- 花神祭
- 为郑山尊逝世十周年而作
[131]
- 忆吴强
[134]
- 莫道沧海难为水
- 祝贺冯亦代、黄宗英喜结良缘
[136]
- 汪曾祺改唱词
[138]
- 我与黄裳的书缘
[140]
- “大隐于市”
- 我的朋友黄宗江
[142]
- 宗江绝唱
- 序《戏痴说戏》
[146]

宋词文集

第四卷·短篇小说
散文·随笔 诗词·

目 录

西汀绝笔	[148]
范曾金陵赋新词	[150]
辛苦“补天”到白头 ——补《红楼梦》的张之	[153]
奇人曹大铁	[160]
破袄藏诗	[166]
情系歌台四十秋	[173]
桃花扇底送南朝 ——李香君的故事	[178]
生死之恋 ——读章含之《十年风雨情》	[183]
安阳与南京	[186]
开封的小吃	[188]
捻转	[190]
红木的兴衰	[192]
南国名花	[195]
又见故乡 又回童年	[197]
一幅与曹雪芹有关的画	[199]
名城留得诗魂在	[201]
山庄夜雨	[203]
戒烟趣话	[205]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- [207] 书斋有无中
- [209] 逛服装城
- [211] 金陵素菜今昔谈
- [214] 在八十八层高楼上
- [216] 选择茶馆
- [218] 扬长避短 化短为长
- 诗词
- [223] 序《宋词诗词集》 白桦
- [225] 《粉黛集》小序 黄宗江
- [227] 演《李闯王》
- [227] 送别洛水
- [228] 观《野猪林》《打金砖》二首
- [228] 蝶恋花 看朝鲜歌舞团演出
- [229] 阿琴 四首
- [230] 灵芝
- [230] 念奴娇 赞叶盛兰
- [231] 木兰花慢 张蓉华演《花木兰》
- [231] 文化茶室初见陈老方恪
- [232] 越剧女伶
- [233] 沁园春 述怀
- [233] 初看姚澄演《梁祝》

宋词文集

第四卷·短篇小说
散文·随笔 诗词·

目 录

望海潮 绮怀	[234]
望海潮 看川剧	[234]
金缕曲 赠严凤英	[235]
临江仙 思南路上访梅家	[236]
送黄正勤赴朝	[237]
芙蓉草在南京	[237]
白发艺人歌	[238]
读《卖艺人家》	[239]
听王少堂说书	[240]
赠关正明	[241]
雪夜贺永华宴我于洪长兴并解裘相赠	[242]
丁家姐妹二首	[242]
听谭富英唱《失空斩》	[243]
看裘盛戎演《姚期》	[243]
望海潮 王兰英与《双推磨》	[244]
为马金凤写《穆桂英挂帅》	[245]
采桑子 赞梅小吟八首	[246]
徐州杂诗 九首	[248]
看黄桂秋演《祭江》	[250]
赞王金璐	[251]
观盖叫天演《一箭仇》《洗浮山》《打虎》 四首	[251]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- [252] 盖老话生平
- [253] 听盖老论艺
- [253] 念奴娇 江南伶杰
- [254] 满庭芳 题李玉茹赠《白蛇传》剧照
- [255] 沁园春 春香
- [256] 满庭芳 彩凤
- [256] 浣溪沙 李宝琴二首
- [257] 喜观昆剧
- [258] 鲁迅墓旁
- [258] 蝶恋花 戏赠
- [259] 解语花 蔷薇
- [259] 金缕曲 携手
- [260] 金缕曲 重逢 归家
- [261] 外祖母
- [262] 正是江南好风景五首
- [263] 水龙吟 与黄宗江宴周传瑛、王传淞
- [264] 祝英台近 游白鹭洲
- [265] 兰陵王 后湖定情
- [265] 定风波 水乡
- [266] 洛阳牡丹
- [267] 观红线女演《搜书院》

宋词文集

第四卷·短篇小说
散文·随笔 诗词·

目 录

满庭芳 夏夜游湖	[267]
致周传瑛、王传淞贺《十五贯》轰动京都 二首	[268]
赞三传 三首	[268]
念奴娇 江南俞五	[270]
满江红 看侯永奎演《打虎》	[270]
水调歌头 陪北昆名伶游灵岬、天平	[271]
永遇乐 拙政园盛会	[272]
徐州漫吟 五首	[273]
郑州观剧 三首	[275]
疏影 素手	[276]
水龙吟 山城名花	[276]
减字木兰花 溧阳舟中	[277]
雨霖铃 小城旅舍	[278]
新居	[278]
下放无锡,将行前夕,胡陈二老设宴饯	
别于江苏酒家	[279]
金缕曲 风雨后感	[279]
金缕曲 离家	[280]
《粉黛集》后记	[282]
三别 三首	[283]
雨霖铃 生离	[284]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- [285] 雨霖铃 盐城访友不遇
- [286] 采桑子 四首
- [288] 金缕曲 寄清江二首
- [289] 怀文夫 八首
- [293] 莺啼序 六五年六月六日
- [294] 淮海杂诗 八首
- [297] 过盐城寄赠清江
- [298] 南通 四首
- [299] 访白桦
- [300] 见吴强
- [301] 临江仙 密会
- [301] 初二夜大醉
- [302] 念奴娇 鸡鸣寺上望后湖
- [303] 莺啼序 六六年六月六日
- [304] 满江红 夏
- [304] 金缕曲 再寄清江
- [305] 哭吴师
- [305] 悼名伶
- [306] 减字木兰花 夜归
- [307] 沁园春 游金山寺
- [308] 念奴娇 登甘露寺

宋词文集

第四卷·短篇小说
散文·随笔 诗词·

目 录

扬州 二首	[308]
浣溪沙 思归	[309]
浣溪沙 离淮海	[310]
偶遇	[310]
八月有感	[311]
牛棚曲	[311]
莺啼序 六九年六月六日	[315]
除夕忆旧 八首	[316]
元日 四首	[319]
桥头杂诗 十首	[320]
后湖	[323]
思故人	[324]
金缕曲 蒙赦有感	[326]
赠小红二首	[326]
满庭芳 樱花游	[327]
永遇乐 三十九岁生日	[328]
金缕曲 喜生女	[328]
闲居	[329]
重逢陈西汀 二首	[329]
赠白桦 三首	[330]
满庭芳 祭贺龙元帅并和白桦	[331]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- [332] 附白桦词
- [332] 满江红 丙辰清明
- [333] 梅雨时节
- [333] 和白桦庆贺除“四害”
- 附白桦诗
- [334] 雨中鸟
- [335] 除夕悲吟
- [335] 囚室吟 五首
- [338] 金缕曲 四十五岁生日
- [338] 满江红 小女生日
- [339] 中秋夜
- [339] 囚室除夕
- [340] 思妻
- [340] 金缕曲 四十八岁生日
- [342] 《风雨集》后记
- [344] 满江红 赞王实甫
- [344] 歌台又见关正明
- [345] 金缕曲 赠范曾
- [346] 附范曾词
- [347] 金缕曲 看川剧《巴山秀才》
- [348] 金缕曲 呈陈超

宋词文集

第四卷·短篇小说
散文·随笔 诗词·

目 录

长相思 莲	[349]
念奴娇 宜昌怀古	[349]
游小三峡	[350]
兰陵王 如梦	[350]
声声慢 重逢李宝琴	[351]
金缕曲 绮怀	[352]
金缕曲 致范曾	[352]
附范曾词	[353]
吴塘感旧	[353]
满江红 送陈靖将军重走长征路	[354]
青玉案 深圳	[355]
金缕曲 赠张一弓	[355]
沁园春 南京文工团四十周年团庆	[356]
述怀 二首	[357]
金缕曲 飞花	[357]
金明池 步河东君韵亦咏寒柳	[358]
附河东君词	[358]
金缕曲 忆严凤英	[359]
金缕曲 后湖感旧	[360]
金缕曲 读《假画案》寄范曾	[360]
除夕偶成	[361]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- [361] 大理 四首
- [363] 保山至芒市途中
- [363] 忆江南 苏州好五首
- [364] 梦横塘 悼周传瑛
- [365] 观黄梅戏《红楼梦》赠西汀
附陈西汀诗
- [365] 壬申除夕
- [366] 金缕曲 六十自寿
- [366] 附范曾词
- [367] 附陈西汀词
- [368] 秋日杂感 二首
- [369] 金缕曲 祝贺范曾楠莉喜结良缘
- [369] 随范曾赴虞山
- [370] 扬州慢 开封忆旧
- [370] 还乡有感
- [372] 《余情集》后记

短篇小说



落霞一青年

三年前的一个春天,我因工作到过梁溪乡,这是个盛产水蜜桃的地方。正逢着桃花盛开的时候,野外净是一片一片的桃园,到处村边巷口都有三五棵桃树,家家篱笆墙院也露出几枝桃花,真是来到了桃花之乡。就是那一次,我在梁溪乡的落霞村认识了一个青年人。我和这青年人的初次相识可以说是一次奇遇,同时还听了有关青年人的许多故事。时间过去了三年,我忘记不了梁溪乡的桃花,常常想起落霞村的这个青年人,他那许多故事我现在还是很清楚地记着……

那天,在我去落霞村之前,公社里一位戴近视眼镜的秘书告诉我,“林同志,你到落霞村去,可得当心点!这个队上的会计不大好搞。”我感觉奇怪,问他,“这个队上的会计有问题么?”秘书说,“账目上可能没啥问题。这个人是个小滑头,全乡没人不知道他,好拆烂污,耍个花手心,闹人家的白相。你若不当心,要给他弄个七荤八素。”我一听,认为有必要问个明白,便请秘书向我介绍一下这个会计的情况。

秘书告诉我:这会计叫何鸣,是落霞村人。年纪很轻,人倒聪明,不过聪明得过了头。不做正经事,嘴里没句正经话。爱学个时髦,穿套毛货料子的衣服,骑一辆“永久牌”新自行车,每月进两趟城,听个戏,看场电影。他自己也会演戏,唱得赛过王彬

彬彬腔喜欢谈个恋爱,他头里走过去,那街上的姑娘都要看他几眼,可是一个也没谈成功。最近似乎又和一个从城里来的女医生搭上了。

最后,秘书带着抱怨的心情说:“他净做些缺德事!我在去年冬天到他们队上调查耕牛情况,他给我在一张耕牛调查表上瞎填乱写,把山芋、鸡蛋、猪肉、老酒都填上去啦。我一时大意没仔细看,害得我挨批评、做检讨。”

我听了好笑,心里想,这人是有点“缺”,怎么在耕牛调查表上填这些东西,难道说耕牛还会吃山芋、鸡蛋、猪肉、老酒么?我又问那秘书:“落霞生产队的主任,对他这一位会计就不管一管,任他胡闹吗?”

秘书已经从电话上拿起了耳机,一边打电话一边回答我:“喂,喂!我要落霞……你问落霞的老社长啊,哎呀呀,那是‘阿弥陀佛’的一个老好人!他呀,还把这只坏鸟当作宝贝呢。”电话接通了,秘书对着话筒哈哈地笑起来:“啊!老社长么?正在说你哩……说你啥?说你们那位宝贝何鸣。讲正经事,工作组一位林同志要到你队里去,了解经济和账目问题。关照何鸣不要乱开玩笑!林同志这就动身了,把吃住安排一下吧。”

太阳偏西的时候,我到了落霞村。落霞村的东横头,有一片密密青翠的竹林,我听竹林那边有人在唱锡剧,学的正是“彬彬腔”。我走过去一看,见个青年人夹了一口算盘,嘴里唱着戏,朝我迎面而来。这青年穿一条绛色带条子的线呢西裤,着一件士林蓝布夹袄,脚上穿黑力士鞋。倒披在一边的头发,有一绺搭在眉尖上,黑里透红的面孔露出一副调皮相。我心里一动,猜想他会不会就是那个会计?正巧这时候从河边搭渡上来了个洗衣服的年轻妇女,向这青年人招呼道:

① 当地锡剧演员,以唱著名,称“彬彬腔”。

“何会计，我家出的猪窝灰上账了没有？”

“登上账了，共七百五十二斤，”青年人回答。

我肯定是他了。上前冒问了一声：

“你是队上的何会计吧？”

他歪着头调皮地看了看我，答道：“我们队上有两个何会计，不知你同志问的是哪一个何会计，是大何会计呢？还是小何会计？”

我有点糊涂了，怎么还有大小两个何会计呢？便说：

“他叫何鸣。”

“啊！”青年人一听，说道，“他是大何会计，是我师傅。”

“那你是小何会计啦？”

他笑了。我问他大队办公室在什么地方，正巧他也要到队上去，便和我同路。他告诉我他叫何炳昌，是一小队的会计。一路走，我一路和他说话：

“你学‘彬彬腔’学得真像！”

“我唱不灵，跟我师傅学来两句。”

我又问他：“你师傅除了演戏，还有什么本事？”

这一问算打开了他的话匣子，向我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师傅来：

“嗨！他在会计业务上是全乡第一把手！做了五年会计没错过一笔账，我们这一片的小队会计都是他教出来的徒弟。这算盘到他手里就只听见响声了，笔底下写起字来飞快流利。”

“啊？”我惊讶了一下，想，这个人滑头归滑头，大概在工作上有一手？

“他办公室三天两头不去，一个月困上二十八大觉，工作也笃定完成。”

我又奇怪了：“他每天困大觉？”

“不。他可忙啦，他的玩意头多呀！会做木匠活，家传的手艺，镂刻雕花样样精。你看见公社大厅上摆的那个‘农林牧副渔

生产规划’大沙盘吗？是他做的，多精致！这不算，他还会扎花灯、画画、刻图章、修理钟表，田里生活他也能做，蒔秧在全乡数第一把手……”

我有点怀疑：“怎么他蒔秧也是第一把手？”

“喝！这也是家传的本事。他那次蒔秧比倒江阴人可出名啦！”

看来，何鸣是小何会计心目中崇拜的人物。不过我并不太相信他的话——凡是小滑头都欢喜吹牛，小滑头的徒弟自然要替他师傅吹一吹了。我笑着问他：

“为什么有人说他是小滑头呢？”

“这完全是瞎说！”

“是不是他喜欢乱谈个恋爱？”

“何鸣在恋爱上……唉！有时间我再讲给你听吧。办公室到了。”

老社长年纪有五十左右，细瘦身材，微黄的面孔带着笑容，一看就是个没有脾气的善性子人。他把我让进办公室，忙着倒茶敬烟，热情待客。我急于想见到何鸣，一问，说是昨夜出去还没有回头，派人去寻了几处，都不见踪影。

“在不在桂英家养蚕室里帮她们修蚕台？”小何会计说。

“不在。”老社长回答。

“那准定在镇上文化馆小丁的楼上画画！”

“打电话问过了。”老社长摇摇头。

“对啦！他昨天半夜里去板桥接生还没回来。”

“他去接生？”我忍不住地问。

“是卫生站上的女医生接生，他陪女医生去的。”小何会计赶紧笑着解释。

“你把话说说清爽么！”老社长也笑起来。

我想起秘书向我讲的：他现在和一个从城里来的女医生搭上